



顾梦圆

贤人的智慧

知识出版社

中学图书馆
必读书库

中学生必读书库

贤人的智慧

(上)

顾梦圆

知 识 出 版 社

目 录

第一章 生命的目标

人类自身具有创造宇宙的力量	(1)
生命是世界上最为珍贵的	(3)
活着就要使生命不断创新	(4)
生命与世事虚幻无常	(7)
生命的目的比生命本身更重要	(9)
人生的目的是成仁取义	(12)
生活的目标, 不应与欲望相齐	(15)

第二章 生命与死亡

死之与生, 一往一反	(17)
那“无”处便是我们真正的故乡	(19)
人生如梦, 似幻似真	(21)
生与死, 是两种不同的精神境界	(23)
坟墓是最后的安息场所	(25)
唯有无用方能保全生命	(27)
只有知道生的价值, 才能知道死的意义	(29)
个人的不朽应从创造中求得	(31)

第三章 命运和时机

命运乃天道, 是主宰一切的力量	(34)
世无常事, 哀乐相生	(36)
福祸无门, 不要得意于一时一地	(38)

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41)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43)
敬鬼神而远之	(45)
坦荡面对现实，是人生智慧的表现	(48)
寄希望于时运，将视人生为陷阱	(50)
有理想有志气的人，必须向命运挑战	(53)
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	(55)

第四章 人格的修养

保持至高的人格尊严	(58)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60)
有过人的道德，形体上的残缺就会被人遗忘	(62)
用本性中的善，去克服现实中的恶	(64)
最伟大的艺术品就是自己创造的人格	(67)
幸福的生活是善良的生活	(69)
仁爱是所有品格中最重要品质	(71)
具有仁爱之心是坚持正义的基础	(73)
至诚至信，可以动天地、感神灵	(76)

第五章 知识与智慧

学习的目的在于创造完美的人格	(79)
为人师者应以其人格去感化教育别人	(81)
知识与行动应该合二为一	(83)
智慧与知识不同	(85)
智慧需从生活中获得	(88)
得到智慧的秘诀在于忘掉知识	(90)
智慧的最大敌人是执着	(93)

第六章 刚健中庸的人生态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6)
知其不可而为之	(98)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100)
与万有的生命一起完成恢宏的人生	(102)
投身社会，获得圆满之人生	(104)
真正的隐者决不会忘却自己的责任	(107)
中庸之道也是智慧的体现	(109)
感情并不必然与理智冲突	(112)
理智存在于人的欲望之中	(114)
无知无欲并不可取	(116)
保持慎独，不迷失真实的自我	(119)
特立独行，坚守其节	(121)
以乐观的眼光眺望未来	(124)

第七章 做生活的艺术家

人生与艺术是合二为一的	(127)
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129)
平静闲适是一种理想的生活	(131)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133)
拥抱天地之美，寻求超脱人生	(136)
荡去心中尘埃，保持虚静心灵	(138)
柔弱胜于刚强	(141)
有所不为，才能无所不为	(143)
顺乎自然，努力求真	(145)
以达观之态度，创造和谐的人生	(148)
忘却烦恼也是一种幸福	(150)
难得糊涂，糊涂难得	(152)

悲伤如无根之草，人生本应无悲伤.....	(154)
----------------------	-------

第八章 智慧的生活

合理的生活是智慧的生活.....	(157)
求利谋富，人之常情.....	(159)
摆脱财富的束缚，获得真正的幸福.....	(162)
节俭是常保福祉的生活智慧.....	(164)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66)
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69)
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72)
奉献于家庭，才能献身于社会.....	(173)
友谊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	(175)
友谊可以超越时空存在.....	(178)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180)
自古圣贤皆寂寞.....	(183)

第一章 生命的目标

人类自身具有创造宇宙的力量

远古，蛮荒初开的时代。

苍茫浩渺的大海上，一只黑色的小鸟孤寂地飞翔着。它头纹美丽，白色的小嘴衔着一段柘木，贴近海面时，它投下柘木，响亮地鸣叫一声，尔后，折而飞返，返而又衔柘木而来。

这是精卫。

传说，她是炎帝神农氏的小女儿，她独自在东海游泳，遇风暴而夭折，故化而为鸟，自叫其名，发誓要填平东海。

东海何其浩大，精卫何其渺小；远古宇宙何其茫苍，人类又何其孱弱。

东海至今仍未填平。

透过神话的表面，应该说，中国的古代先民在解释人与宇宙的关系时，是极富现实感和极富生活意味的。

中国的古代先民认为：创造万物的是他们的祖先，他们，即是宇宙的造物主。

典型代表这种观念的，是盘古开天地的故事。

相传，宇宙之始，一片混沌。盘古就诞生在混沌之中，天

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于是清气上浮，浊气下沉，如此一万八千岁，天地乃成，万物乃生。

盘古的故事，虽为神话研究者们所重视，但实际上，流传和被记载的时间都较晚，盘古更多是作为神而为后世所传颂。相比之下，《淮南子》记载的女娲的传说显然更接近于人间的气息，也更符合中国古代先民对于宇宙、生命的认识。

女娲，是女性的帝王，她和伏羲是兄妹，曾帮助伏羲一同治理天下。他们，在传说中是以兄妹为夫妇的人类第一对始祖。在世界各国神话都涉及到的人类史前时代的洪荒中，支撑天的四边的柱子都折断了，天不能全面的覆盖大地，地不能周全地容载万物，火炎炎不灭，水浩荡不息，猛兽出没荒野，残害人民……

女娲忧郁地注视着这灾难的宇宙，后来，她熔炼了五色石来补裂缝的苍天，斩杀了长寿大龟的四足来支撑天的四边，中原的猛兽被除掉，大水也渐渐退去，善良的人民从此得以重新开始生活。

与盘古相比，女娲更贴近于生命之母，更有灵气，更为可触摸与感受，她实则已成为和我们的个体生命融为一体的祖先的一员。

她身处灾难的宇宙，又用生命的力量最终改造了宇宙；她保护着人类，又与人类一并成为宇宙的生命主力军。

迄今为止，人类的生命力量差不多是无所不在了，但不可忘记，人类是从远古、从神话中走向现代文明的。生命的智慧从古代先民简单、拙笨的想象里已提示着现今，显示着一以贯之的人类之梦。

生活在现今时代，我们都曾得益于这最初的生命之梦。

生命是世界上最为珍贵的

人的生命是一切生命中最珍贵的。进而言之，最柔弱的人类从远古的蛮荒中走来变成最智慧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人类漫长进化的智慧之链的一环和承前继后者。

中国的古人，应该说，是深知生命的价值的。

《庄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古公亶父，是周朝的始祖，周文王的祖父。他开始带着他的人民居住在邠地。当时，北方的狄人攻打他，他送去了皮裘和丝绸等珍贵的货物，狄人不接受，他就把部落的猎犬和战马送去做求和的礼物，但狄人仍进攻不止，他们要的是邠地。

亶父面对他的子民们，沉重地说：“和人的哥哥一块居住而让他的弟弟被害，和人的父亲居住而让他的儿子被害，我实在不愿意这样，你们都勉力去自己求生存吧！”

人们都看着他，没有人动，他又说：“做我的臣子和做狄人的臣民都一样是臣民，有什么不同？而且，我听别人说，不要为了养人的土地去杀害所养的人民。我这样决定了，你们自己去求生存吧！”

说完，亶父就拄着拐杖离开了邠地。老百姓都追随他，他们推车携幼，跟在他身后。后来，在岐山下，他们建立了新的国家。

庄子说：“像古公亶父这样，可以说是真的能珍惜生命的啦。”

庄子这里谈的是做人君对生命的珍惜——这在庄子认为

无疑是生命的真智慧。这与现代社会动辄以战争相胁、兵戈相加的统治者相比，庄子肯定的岂止一个亶父；他所讥讽的，又岂止是古代的狄人。

庄子和老子统属古代道家，他们注重的是“养神以达生”，即，现世生命与自然万物相顺应。

中国古代文化，无论道家还是儒家，无不带有注重现实世界、现实人生的共同特点，换句话说，它们肯定的都是现世生命。

儒学的中心是“仁”。《中庸》中说：“仁者，人也。”

庄子则更注重纯粹生命的珍贵，即，生命不应是为求利禄的行尸走肉，不应是为权势所奴役的工具。

庄子说：能尊重生命的，即使富贵也不以奢靡而伤害身体，即使贫贱也不以利禄累害形体。现时的人，身居高官尊爵，见到利禄就不顾自己的生命，岂不是迷惑吗？

生命是珍贵的，庄子的意思是：珍贵的是不拘于身外一切世俗的纯粹生命。

活着就要使生命不断创新

我们面前是不断变换的现实世界，适应现实、单凭惯性的顺应是机械的事务主义者，惶惶然不知所措的是困惑者，而东撞西碰则属于那些或许可以称为聪明的投机者。

我们固然必须面对现实，但对生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确立生命个体在现实世界的位置。

中国文化中，从生命个体入手探求人的生命，而不是讨论人与社会伦理的是道家和禅宗。

生命有意义吗？

什么是所谓的自我？

我们从哪里来，又到这里去。

这是生命个体极为困惑的问题，也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后，至唐宋，佛教中独具特色的禅宗宗派达到大盛。它熔佛陀、庄子、孟子的思想于一炉，创立了中国化了的禅宗，其影响遍及日本、朝鲜等国，被认为是亚洲智慧的高峰。

禅宗中，有一种著名的公案参悟形式。

一次，唐代一位叫马祖道的禅师，在弟子水潦和尚问他讨论佛法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时，用脚踢倒了他。

后来，水潦和尚从地上爬起，突然拍着手大笑着说：“多么奇怪！多么奇怪！世上一切形式的真谛，竟在一根发尖上。而我把它秘密了解到了最深处。”

照我们看来，这是奇怪，甚至荒唐的。但实际上，当水潦和尚说“一切形式的真谛在一根发尖上”时，他其实已经在用全新的眼光看待现实了。他的生命处于无心无我之境，已顿悟到生命的真谛。这顿悟，乃是他的生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禅宗认为：佛与众生是同一心的两面，佛是心悟的一面，众生是心迷的一面，以迷于自心的本性去悟自心的实性——即佛性，就是成佛。也就是，入都有自性和自心，心性中有善根、佛性，一心向善，便生智慧，一念向恶，便入地狱。禅宗们做的就是以自性去悟佛性，进而开出智慧，使生命不断更新。

禅宗有这样的故事。

有一位将军拜访白隐禅师，他问道：“真的有天堂地狱吗？”

白隐禅师问道：“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一位将军。”

禅师哈哈大笑：“哪一个笨蛋请你当将军的，你看来倒像一个屠夫。”

将军大怒，拔出剑来，气势汹汹。

禅师指着他说道：“地狱之门，由此打开。”

将军此时，若有所悟：“实在对不起，请禅师原谅我的鲁莽……”

禅师又对着他说道：“天堂之门，由此敞开。”

禅宗认为，成佛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善性，不断体悟这善性，就是佛。成佛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平常心的悟，禅师们经常会在弟子提问时突然问道：“你吃过粥没有？”在回答之后，他会说：“去把碗洗洗。”

在一些极细小的事上去体悟佛义，这使禅师们的生命总是显露充沛的生命活力和刚强之美，他们整个生命和生活的过程都是不断地挖掘善心和生出智慧的过程。

应该说，富于生命活力的禅师以其对个体生命智慧的尊重和体悟，为生命开拓了新的境界。这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也不无启发，如何在现实之中去体悟智慧，使自己的生命永远充满活力和创造，这是实在而又极富意义的。如此，我们就不会过分执著于前面提出的那些浮而的问题，而是于平常的事物中不断感悟，不断超越。

我们所需要的不应仅仅是疑问，而是用生命的智慧时时唤醒自己。

生命与世事虚幻无常

荀子说：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不强求去了解天。天的职位既然已定，天的功能已经完成，人体的躯壳就因而完备，精神也随之产生了，于是爱憎、喜怒、哀乐的感情就藏在这形体和精神之中，这就叫做“天情”。

荀于是说，天的一切属于自然，人强求去懂得天是不明智的，但人是可以不违背自然精神而推知出正确的自处之道，进而战胜天命的。

对于现实中的生命而言，这实则是极难的事。

生命的欲望、情感、疾病、死亡无时不在困扰着我们，世事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此情此景是一回事，换一情景则又当别论。何况，标准观念太多，也太易变化，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人世的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并不总是能为人所体察和把握的。

《列子》一书讲过这样一个寓言。

春秋时，郑国一樵夫无意中得到一头马鹿，想等回家时再拿，于是就找了个隐蔽的水沟把鹿藏了起来。但回家时他只顾兴奋，竟忘记了所藏的方位。直找得恍恍惚惚，后来，以为自己不过是想象而已。回家后，逢人便讲及此事，觉得真是个梦幻。

有一闲汉听说以后，依其所言，找到了那头死鹿。回到家里，把一切讲给妻子听，并评论说：“他做的真是个好梦啊！”

他的妻子回答说：“怕是你做了打柴者得鹿的梦呢？什么打柴的，说不定根本就没有这个人！瞧你，倒真的得鹿回来，

八成是你自己真在做梦。”

“不管是不是梦，鹿反正在这儿。”闲汉说。

那个打柴的樵夫日有所思，夜里真的做了梦，不仅梦见放鹿的地点，还梦见把鹿拿走的人。第二天他依梦境的提示径直找去。为了那只马鹿，闲汉与樵夫争执不休，直吵到法官那里。最后法官判为一人一半。

郑国的国王听说了这事，感叹说：“那法官是不是也在梦中为他们分鹿呢。”

这寓言是说，事物可能是存在的，但由于种种事端，人的感觉变化却虚幻无常，不仅难以把握事物，实在也很难把握自己。本是真的，却以为做梦；而本来是梦，却依着梦的指引去行动。这也足以说明世事心灵的变化，不是仅仅抛去“不求知天”之后，理智就能够完成的。理智的范围毕竟还是狭窄的。许多时候，人间的事事非非，身处其中则观不到全体，身处其外又不知实情。理智有所不及，感觉又未必可靠，而世事的变化并非总是真实，常又混杂着假象。所以，像寓言中虚幻无常之感的产生，也就极其自然了。

庄子曾说：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患腰痛或半身不遂，泥鳅也会这样吗？人爬上树就会惊惧不安，猿猴也会这样吗？西施美丽，鸟兽见了为何要逃呢？这三者谁的生活习惯才标准呢？所以，是非的途径纷然错乱，哪里有什么办法分别呢？

这里，庄子无疑是夸大了事物的相对性，但却道出了人世难测难辨而理智所不能穷极的局限。尤其是，人所处的世界，并非仅是与物相交，更多的是人与人相联。人的欲望不能停止，为求名利而争斗不休，这就更加剧了生命的困窘，所谓人心叵测，义亦在于此。

《吕氏春秋·审应览》有这样的故事。

宋国的国君一次问唐鞅说：“我已经杀了不少人，可是，臣子们还是不怕我，这是为什么？”

唐鞅答道：“你判罪的那些人，都是歹人。把歹人判了罪，那些好人当然一点都不怕。如果不管善恶，兴之所至，就把他们判罪，这样一来保证属臣们个个都怕你。”

隔了没多久，宋君就把唐鞅杀了。

唐鞅之死可谓是始料不及，的确可算做生命无常的证据。这是因为，在欲望膨胀、是非标准无所依傍时，人很难不招来杀身之祸。唐鞅自己混淆了是非，尽管不是恶意，却先死于自己所设的陷阱之中。

对于人类来说，陷人人性的迷乱，踏进的必然是沉沦之途。虚幻无常的感叹或许是失去了如荀子所言的天道。终身被外物役使，除了失望与痛苦，当然常常一无所获，而一无所获，不是很可以作为生命无常的解释吗？

对于人世纷争深感厌恶的庄子，曾经这样说道：绝弃求名的心思，绝弃策谋的智虑，绝弃专断的行为，绝弃智巧的作法，体会着无穷的大道，醉心于寂静的境域，承受着自然的本性而不自持。这样，便可以任物来去而不加迎送，如实察物而不受蒙惑，胜任外物而不被物所损伤。

这是说，真性的自我，实在可以免除我们对世事无常的忧愁。

生命的目的比生命本身更重要

人类终于凌驾于其他物种，在某种程度上，应归结于人

类所具有的好斗、偏狭和残酷的特征。

人类性善也好，性恶也好，而面对的环境是一样的，那就是艰难的生存斗争。

人类定是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后才有所抉择的。

孔子说：志士仁人，没有为了生存而损害仁德的，而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完成仁德。

孔子是说，即使为了生存，我们也应该对物质方面的诱惑加以拒绝，甚至不惜以生命来求取仁的实现。

继孔子之后的孟子也主张在生、死二者不可能同时得到的时候，宁愿舍弃生命以求得义。这实在亦是对成仁取义的进一步阐述。

在儒家看来，生命固然重要，但比生命更珍贵的，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万世开太平。换句话说，儒家教导我们的，是生命宏大目的的实现。

这是我们在求生存的争斗中，必须做出的抉择。

实际上，面对各种自然环境和与其他动物的争斗中，人是很容易被打败的。人类并没有从生物方面进行自我改造，而是把争斗转移到了自己的领地，生命的个体组成了生命伟大的目标。应该说，这是人类的许多智慧中最富于卓识的。

也正是由此出发，孔子才不遗余力地赞赏上古的帝王。

孔子说：“舜和禹真是崇高得很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整年为老百姓勤劳，一点也不为自己。

尧真是了不得呀，他真高大呀，只有天最高大，又只有尧能学习天，他对人的恩惠浩浩荡荡，老百姓简直不知道怎样去称赞他。

禹，我对他没有批评了。我对他没有批评了。”

孔子所赞赏的，不仅是因为这体现了他的政治理想，还因为在尧、舜、禹的身上寄托着他对于生命伟大目标的肯定。

孔子所肯定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目标。但在道家以为，这种对于功名价值的肯定，并不能算是进入大道。一般认为，庄子是个具有虚无倾向的哲学家。但实际上，在中国文化中，把生命目的的追求导入生命自身精神的，也仅是庄子而已。

在庄子看来，生命的最高境界——生命的目的，不应是身外的一切，而应是生命的本然状态，即与万物为一的精神自由。

所以，庄子也肯定生命，但庄子所肯定的是深知生命真性、形神合一的精神之境。换句话说，庄子肯定的是超脱于尘世之累的纯粹生命。它与生命形体相连，但又是超越了生命形体的至高目标。

庄子无需说明生命目的比生命重要，因为生命目的乃在于生命自身的真性，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庄子的主张更贴近了生命目的的本质。

庄子说：“刑、赏、仁、义，是精神的末迹。圣人不是这样的。圣人贯道于道，融合于道，辞退仁义，摈弃礼乐。内心平静安定，是圣人的目标。”

精神安详和自由，在庄子看来，这是比生命陷于外部世界的羈困远为重要的，这同样需要生命做出被俗人认为的牺牲，需要生命有所舍弃的自觉。

《庄子·秋水》有这样一个故事。

庄子在濮水之岸钓鱼。楚王听说了，派了两位大夫去找他。两位大夫见到庄子，对他说：“楚王慕你高名，想麻烦你